

打破科学神秘观，積極热情地为“土專家”服务

周 鼎

1956年党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以后，省市公共圖書館就兼有為大众服务和為科学研究服务的双重任务。在為科学研究服务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对推动科学研究和国家建設事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一些公共圖書館在执行这两重任务时，也产生了一些偏向和缺点，主要表现在下列两个方面：

第一，把科学看得神秘化，認為科学高不可攀。因此，把為科学研究服务也神秘化了，認為為科学研究服务，主要就是為高級知識份子服务、為“洋專家”服务。貴州省圖書館科学技术閱覽室原来規定讀者的对象是：高級知識份子、工程技术人员、大專学校三年級以上学生等。工人要五級以上的技工才能有資格借閱，普通的工人和农民就被拒絕在科学技术閱覽室的門外。科技圖書的选择，也表現了一种神秘观点：重理論，輕实际；“重外輕中”，“重洋輕土”。如在黑色冶金工程方面，过去只注意大型平爐煉鋼方面的圖書，而忽視了“貝氏轉爐”和“猴子爐”；有关植物学、土壤学和农业理論科学的圖書搜集得不少，但对那些經過“土專家”实践而又解决了具体問題的通俗农业科学著作如“水稻丰产經驗”、“养猪手册”等，則沒有予以足够的重視和利用。因此，科学技术閱覽室的圖書是理論性的东西多，翻譯的書籍多，外文多。為科学研究服务的对象和圖書内容都是这样高不可攀，因此，服务的方法也就是“等客上門”、“等少数專家上門”，生意并不旺盛。

第二个偏向是把為科学研究服务和為大众服务这两个任务对立起来，認為為大众服务多了就会妨碍為科学研究服务。貴州省圖書館原来在厂矿中搞了50多个圖書流通站，后来为了“加强”為科学研究服务，把这些工作都丟掉了，結果失去了大批工人讀者，爭来了極少数專家。

在这次整風运动中，貴州省圖書館对“開門办

館”和“如何做好為大众服务和為科学研究服务”等問題进行了專題辯論。在辯論中举出了許多生动事例駁倒了“科学神秘观”。例如貴州农具厂几个工程师研究了几年才改装了一部比較成功的双輪双鏈犁。但是該厂的几个普通工人边干边学，經過几十天的苦战，就造出了一部万能拖拉机。工程师开始認為他們是梦想，結果“梦想”变成了现实。到底誰是科学能手？难道这几个普通工人就沒有資格做科学技术閱覽室的讀者？这件事已作了有力的回答。如果我們圖書館工作者的眼睛里老是只有“洋專家”，看不起那些实际上是最聰明的“土專家”，是非常錯誤的。

在辯論中还明确了為大众服务和為科学研究服务两个任务是統一的，不可分割的。两者都要政治掛帅：要面向工农，為生产建設服务。

經過“务虛”統一了思想認識以后，貴州省圖書館大破陈規，開門办館。改“等客上門”為“送書上門”。科技室的讀者取消了对工农的資格限制，并抽出三个干部專門負責到厂矿和郊区农业社去發展讀者，大搞圖書流通站。把能够来館借閱的讀者引进館来，把能够送出的圖書送到讀者手中去。仅仅經過一个月的工作（从7月2日起到8月2日止）就在19个厂矿和6个民办文化館和圖書館中建立了圖書流通站（还有20多个厂矿和农业社正在繼續联系建立中），借出了圖書3,788冊，其中有配合技术革命的科技圖書，也有配合理論學習和文化革命的政治讀物和文艺書籍。為大众服务和為科学研究服务同时上馬，双管齐下。科技室的讀者从原来1,100多人發展到1,400多人，單是貴陽电工厂就發展了讀者70人。普通借書处的讀者也有大量增加。現在全館工作又出現了一个新的跃进局面，全年爭取讀者人次从27万再跃进进到53万。大家信心百倍，爭取向更高的指标跃进。